

權力與自由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擁有權力的人是不是會更自由？如果權力的本質是讓一個人可以擴大他的支配力，那麼權力越大，人應該越感到自由，因為他能支配的事務越多，範圍也越大。實則有權力的人的感受卻未必是如此。

權力是一體的兩面，擁有權力及維護權力是同一件事，前者可能快樂，但是後者卻苦不堪言。擁有權力的人基於維護權力，必須付出許多心力及代價；而權力越大，付出的心力越多，苦惱自然越多。

赫曼赫塞在他的名著《玻璃珠遊戲》一書中，曾經描述一位玻璃珠戲的大師尼克，玻璃珠戲就像圍棋一樣，可以考驗出智慧的高低。尼克是一位天生的玻璃珠戲高手，也是教會的執事，當他逐漸被拔擢至高位時，也逐漸感受到深深的痛苦。他不像年輕時玩玻璃珠戲那般的快樂，他請教一位資深的老師關於他的苦處及心境。老師告訴他，位子越高越不自由，權力越大自由越少，因此我們越需要求助於更高的修行及靜坐的工夫。

權力另一層面的意義其實是被需要的程度。人越有權力意味著越被需要，那一種被需要的感受當然也是一種壓力，你必須不斷的給予付出。你內心的力量

必須源源不絕，否則隨時有被掏空的危機，因為別人憑恃你，依靠你。大部分的人是希望被領導的，大部分的人見著領袖是熱切盼望放棄權力，去跟隨領袖。如果能靠別人有力量，何必要自己來呢？就這樣領袖被賦予解決跟隨者的問題，跟隨者越多，領袖需要的能量也就越大，而領袖是不能求助於追隨者給予他力量，除了他自己的內心。

因此領導的人數越多，領導者的壓力自然更大，那一種被需求的感覺是不自由的。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每一天都被媒體追逐，被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關注並造訪，他的每一分、每一秒都是在公共的關注之下，私領域的生活幾乎蕩然無存。一位宗教領袖雖然沒有政治或經濟權力，但身為領導者被信徒包圍的感受，其實也是相當不自由。位子越高，權力越大，越是領袖風範就越不得自由。

企業領袖又何嘗不是如此，事業越大，員工越多，權與錢接踵而來，越發覺自己身不由己。因此許多宗教靈修的活動就陸續出現，位高權重的企業鉅子、政治人物紛紛前往學習，嘗試從自我內心找到源頭活水，以支付追隨者無窮盡的力量需索。

通常靈修後若干天，這些各行各業的

鉅子是會得到身心寬暢，但不用多久，煩惱壓力以及不由自主的感受又回來了。據統計，美國議員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有吸毒紀錄，爲了逃避壓力，躲進性愛歡愉的更是不計其數。這些負向的逃避都是尋求內心自由，拋開束縛的一種短暫趨力。這趨力是負向的，卻也真切的透露出權力如何使一個人的心志變得不自由，最後必須靠這些激情或麻醉的歡愉，來短暫溫存另一種負向的自由。

如何讓自我在獲致權力的同時，內心仍有自由的感受，那權力就必須轉化成一種責任。當權力是責任而非控制力，就減少了有權之人意圖操控的心及努力，那種努力使人活得更不自由，並且創造更多的衝突和苦惱。如果權力轉化爲責任，那麼責任所承載的是一種價值而非控制。通常在價值的彰顯中，人的行爲是愛而不是控制。而愛使人得到自由。父母愛孩子，不在意被孩子的成長捆綁數十年。孩子愛父母，不擔心被父母拘束，不介意父母對他們所造成諸多的不由自主。愛使人得到自由。而責任裡面有愛，愛使人心自由。然而權力把愛都當作一種控制的形式。

責任讓人更專注在價值而非操控，更關注於人而非任務，它是一個有權者獲致自由的必要因素。另外，活在一個不強調權力，不強調支配的工作氛圍中，人與人之間也會獲致一種平等的動人光采。

在慈濟裡，常看到醫院院長級的主

管親自下廚做餐點，讓新進醫師享受美食；看著主管穿起圍兜，端咖啡給年輕醫師，這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動人光采。證嚴上人推動四合一，希望各區委員慈誠的上層核心幹部，平常在大區域內做領導任務，但是回到自己的小社區裡就做基層的協力工作，聽從自己的協力幹部之調度，從事基層的打掃煮飯佈置等工作。這就是領導的真義。領導只是依情境功能所作的一種角色扮演，而不是恆常不變的。每一個人都是領導人，都可以領導，也可以被領導。

而一個最優秀的將才能夠經常性的做基層工作，這種謙卑無疑將使人們更敬重他的人格及風範。領導不是權力的支配使用，那只會使人與人，領導與被領導都逐漸變得不自由。權力是一種功能，一種情境下的產物，它不應該是恆常不變的固定人士或角色。一個人如果能夠體解權力擁有後還依然謙卑的好處，以及願意像許多資深慈濟社區的領導志工一樣，加入基層工作，他就不會因擁有權力而傲慢迷失，也不會因固守權力而耗費精神。力行謙卑，讓人們體解權力其實是一種責任及愛，是一種情境式的、可互爲轉化的關係。人就不至於在死守權力的執著中，喪失內心的自由。

